



# 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

李维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对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早商文化陶字符使用以具有首都地位的郑州早商文化遗址最为集中,具有较强的地域性。郑州早商文化陶字符分期演进中出现一些分界现象,缘于商文化的兴盛和文化中心的转移。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多出现于祭祀场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具有特殊意义的遗迹,表明其主要为生活、手工业生产、祭祀活动中有关数量、日期、位序、族属、地点等信息的记录遗存。

**关键词:** 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Zhengzhou Shang culture pottery character shows that pottery character using the early Shang culture mostly concentrated on Zhengzhou early Shang cultural sites with the status of the capital. It is with strong regional feature. Due to the flourishing of Shang culture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cultural center, some boundaries phenomenon appears in staging evolution of Zhengzhou early Shang culture pottery character. The Zhengzhou Shang culture Tao characters more appear in the places of worship and handicraft workshop site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suggesting that it is the main record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antity, the date, the sequence of the place, race belonging, place etc. relating to the life, handicraft production, and the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ods or ancestors.

**Key words:** Zhengzhou Shang culture, Tao charact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中国历史上的商文明因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由传说证为信史。考古学研究成果显示,郑州商文化跨先商、早商、晚商时段。由于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郑州商文化陶字符,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鉴于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持续公布,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学界有关郑州商文化分期成果,对郑州商文化陶字符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不同时段特征。不当之处,祈请专家教正。

## 一、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

本时段为郑州商文化的初始时段。面积宏大的内外城郭及护城濠、宫城、宫殿群、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铜器、玉器、原始瓷器、卜骨等文化内涵显示其都邑地位。

本时段陶字符(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大致可辨

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7.6%)多出于郑州商城东南方向内外城之间的二里岗祭祀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42.2%)、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约占本时段字符频总数的 35.6%),另外在西南方向银基商贸城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8.9%)、西部铭功路制陶作坊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8.9%)、郑州市卫校(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2%),商城内城东北部宫殿区(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2%)也有发现(图一,1)。

陶字符多出土于地层(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79.1%),也出于灰坑(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0.9%)。


陶字符多刻画在大口尊口沿上(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93.3%),少数刻于盆口沿(约占本时






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2%)、钵底(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2%)、爵鬲(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 2.2%)。





公布陶字符频约 60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频总数的 19.7%)，实际字符频约 45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7.6%，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57.8%)，同期重复字符频约 26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同期重复字符频总数的 21.8%)；公布单字符约 28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单字符总数的 16.9%)，基本字形约 26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基本陶单字符字形总数的 25.5%)；同期重复字符约 9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同期重复总数的 26.5%，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 34.6%)。

陶字符多见直线造型(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84.4%)，也有点、线(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7%)，直线与弧线配合使用(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4.4%)。笔画以 3 画居多(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40%)，次为 2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33.3%)、4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5.6%)，8 画以上较少(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4.4%)，1、5、6 画最少(均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2.2%)。像生字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2.2%。

陶字符存有象形特征，如：

象生物。如  (目)。郑州商文化有夸张眼睛的陶人头像和骨刻眼睛图像遗存。

象植物。如 、、、、 等。据孢粉分析，郑州二里岗时期以草本类型为主，包括藜、禾本科、菊科、葫芦科、水稻等植物。


象器物。如  (锥)、 (铲)、 (锯)、 (网) 等。郑州商文化有铜、骨质斧，铜、石、骨、蚌质铲。铜、骨质锯，带有锯痕的骨角器。陶网坠、鲤鱼骨等遗存。

蠡测陶字符意，分五群。

甲群，可能记日(天干)，如：


十，陶字符频约 4 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银基商贸城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甲乙”(1 期，

《合集》21784)判断，此陶字符或可释为甲。商周祭排序，仲丁之前有上甲、大甲。

，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银基商贸城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庚辰卜贞于丁宗”(1 期，《合集》13534)判断，此陶字符或可释为丁。商周祭排序，仲丁之前有报丁、大丁。

乙群，可能记族(地、国)，如：

丨，陶字符频约 2 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入丨”(1 期，《合集》428)、“令丨”(1 期，《合集》4818)、“在丨”(5 期，《合集》36788)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丨族(地、国)。

，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南关外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目方”(3 期，《合集》28010)，“贞呼雀征目”(1 期，《合集》6946 正)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目族(地、国)。

木，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南关外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木方”(4 期，《合集》33193)，“呼木”(1 期，《英》530)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木族(地、国)<sup>⑩</sup>。

入，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二里岗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在入”(4 期，《屯》附一二)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入族(地、国)<sup>⑪</sup>。

网，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南关外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在网”(5 期，《合集》36749)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网族(地、国)<sup>⑫</sup>。

丩，陶字符频约 6 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铭功路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贞王勿狩于丩”(1 期，《合集》10969 正)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丩族(地、国)<sup>⑬</sup>。

丙群，可能记数<sup>⑭</sup>，如：

二，见于二里岗、南关外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二月”(1 期，《合集》10950)判断，此陶字符如横写或可释为二<sup>⑭</sup>。

三，陶字符频约 4 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内城东北部宫殿区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自上甲十示又三”(4 期，《屯》827)判断，此陶字符如横写或可释为三<sup>⑮</sup>。

五，陶字符频约 2 次，见于二里岗、铭功路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大乙羌五牛”(4 期，《合集》32087)判断，此陶字符或可释为五。

郑州商文化遗存有铜簪、铜棍、骨簪、骨锥,或可用作记数工具。

丁群,可能与祭祀有关,如:

∨,陶字符频约3次,见于二里岗、银基商贸城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新鬯中祖乙”(1期《合集》27218)判断,此陶字符或与祭祀品有关。

郑州商文化存有与祭祀有关的遗迹<sup>⑧</sup>。

戊群,可能记地点,如:

𠄎,陶字符频约1次,见于银基商贸城遗址。依二里岗出土商代甲骨刻辞“又毛土羊”(《郑州二里岗》第38页插图十二)此陶字符或可释为毛。

## 二、二里岗上层

本时段郑州商文化进入繁盛期。文化内涵除继承上一时段外,还发现有青铜器窖藏、金器、象牙器、骨刻字符、金文族徽等。

本时段陶字符较前段数量增多(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43.5%),集中出土于郑州商城东南方向内外城之间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40.5%)、二里岗祭祀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34.2%)、西部人民公园(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6.3%)、北二七路(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6.3%)、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7%)、铭功路制陶作坊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北部紫荆山路(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7%)、商城内城东北部宫殿区(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8%)、医疗器械厂(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在C建乙8(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也有发现。另外,在城外西北方向岔河遗址也出土有陶字符(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图一,2)。

陶字符多出土于地层(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70.2%),次出于灰坑(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9.8%)。

陶字符多刻画在大口尊口沿上(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95.5%),少数刻于盆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钵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孟底(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0.9%)。

公布陶字符频约139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频总数的45.6%),实际字符频约111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43.5%),同期重复字符频约58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同期重复字符频总数的48.7%,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52.3%),承前重复字符频约45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承前重复字符频总数的43.4%,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40.6%);公布单字符约71种(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单字符总数的43%),基本字形约60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单字符基本字形总数的58.8%)<sup>⑨</sup>,承前重复字符约13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承前重复字符总数的39.4%,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21.7%),新增字符约48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大致可辨期别陶字符新增字符总数的59.3%,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80%),同期重复字符约14种(约占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同期重复字符总数的41.2%,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23.3%)。

陶字符多见直线造型(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69.4%),也见直线与弧线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9.9%),直线与折线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5.5%),直线与点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0.9%)。也见弧线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2.7%),折线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1.8%)。笔画以2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24.5%)、3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22.7%)居多,次为4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12.7%)、5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8.2%)、1画较少(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5.5%)、7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4.5%)、8画以上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10.9%)。像生字符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2.7%。

陶字符存有象形特征,如:

象生物。如𠄎(锥)、𠄎(龟)、𠄎(目)等。郑州商文化有陶鸟、禽骨、陶龟、龟甲、人像等遗存。

象植物。如∨、𠄎、𠄎、𠄎等。



象器物。如△(铲)、| (笄)、I (锥、钻)、罒(网)等。

象自然。如△(丘)、田(田)、☆(星)等。郑州市北依邙山余脉,市内多有低丘、岗地,如二里岗、碧沙岗等。

蠡测陶字符意,分五群。

甲群,可能记日(天干)如:

十,陶字符频约6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遗址。此陶字符或可释为甲。

乙群,可能记族(地、国)如:

※,陶字符频约1次,见于二里岗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在※”(1期《合集》13517)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族(地、国)。

☉,陶字符频约1次,见于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宫殿区。依殷墟甲骨卜辞“贞龟受年”(1期《合集》9800)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记☉族(地、国)。

另外,还有𠄎、|、×、^等。

丙群,可能记数,如:

|,笔画有长短之分,陶字符频约6次,见于二里岗、南关外、郑州通用机械厂等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牛十一”(1期《合集》3941)判断,此陶字符如横写或可释为一,竖写或为“十”<sup>②</sup>。

另外,还有|、||等。

丁群,可能与祭祀有关,如:

匚,参照殷墟甲骨卜辞“贞有匚于河”(1期《合集》2381)推断,此陶字符或可与河祭有关。

另外,如∨。

郑州商文化本时段有铜器窖藏、埋石、殉人、殉牲等祭祀遗存。

戊群,可能记地点,如:

△,陶字符频约2次,见于二里岗遗址。二里岗出土商代甲骨卜辞“土”,此陶字符或可释为土。

△,陶字符频约1次,见于二里岗遗址。殷墟甲骨卜辞有“……取竹罒于丘”(1期《合集》108)、“衣丘”(1期《合集》8390)、“丘商”(1期《合集》7838)、“亭丘”(4期《屯》2149)。此陶字符或可释为丘。郑州东周城址出有东周陶文“亳丘”。

△,陶字符频约1次,见于二里岗遗址。殷墟甲骨卜辞有“贞呼宅”(1期《合集》5753),此陶字

符或可释为宅。郑州出有东周布文“宅阳”。

丿,字符频约1次。见于二里岗遗址。二里岗出土商代甲骨刻辞有“又毛土羊”(《郑州二里岗》第38页插图十二),此陶字符或可释为毛。郑州出有东周布文“毛阳”。

### 三、白家庄期

本时段郑州商文化中心由郑州商城移至西北郊区的小双桥遗址,新发现有鲸鱼骨、朱书文字等重要遗存。

本时段陶字符(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38%)多出于郑州西北郊小双桥遗址(约占本时段字符频总数的80.4%),郑州商城内东南方向郑州通用机械厂(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1.3%)、二里岗祭祀遗址(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西南方向南顺城街(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银基商贸城(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4.1%)、西面北二七路(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东面郑州商城东城墙(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图一,3)。

陶字符多出土于灰坑(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57%),次出于地层(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33%),也见于灰沟(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5.1%)和墓葬(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1%)。

陶字符除刻画(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74.2%)外,还出现朱书(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5.8%)。多刻划(或书写)于陶缸口沿、腹部、底部(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34%),刻画在大口尊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25.7%)或刻于盆口沿或内壁(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4.4%)、簋口沿或腹部(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9.3%)、豆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8.2%)、瓮肩部(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3.1%)、甗肩部(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罐底部(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钵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壶口沿(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器盖钮(约占本时段陶字符频总数的1%)。

公布陶字符频约104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

期别陶字符符频总数的 31.7%)，实际字符频约 97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34.1%），同期重复字符频约 45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同期重复字符频总数的 37.8%，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46.4%），承前重复字符频约 51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承前重复字符频总数的 51.5%，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52.6%）；公布单字符约 64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大致可辨期别陶字符单字符总数的 38.8%），基本字形约 61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单字符基本字形总数的 59.8%），新增字符约 28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新增字符总数的 36.8%，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 45.9%），同期重复字符约 11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重复字符总数的 32.4%，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 18%），承前重复字符约 18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承前重复字符总数的 54.5%，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 29.5%）。

陶字符多见直线造型（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5.2%），也见折线（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1%）、弧线（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1%）、点（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1%）构形，或用直线与弧线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3%），直线与折线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3%），直线与点、弧线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2.2%），直线与点配合构形（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1%）。笔画以 3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29.3%）、2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23.9%）居多，次为 4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6.3%）、5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5%）、6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5%）、1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5%）、8 画以上（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6.5%）、7 画（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1.1%）。像生字符约占本时段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3.3%。

陶字符存有象形特征，如：

象生物。如𠂔(人)、𠂔(兽)。郑州商文化本时段有象、虎、鹿、麋、鹤、鼋、螺、蚌、鳄、牛、羊、猪、鸡等

动物。

象植物。如𠂔、𠂔、𠂔<sup>②</sup>等。据孢粉分析，本时段乔木类有松、桦、枫香、栎、柳、胡桃，草本有蒿、藜、禾本科、菊科、瑞香科、十字花科、旋花科、豆科、水稻等植物<sup>②</sup>。

象器物。如𠂔(铲)、𠂔(囊)等。

象自然。如𠂔(雨)。

蠡测陶字符意，分五群。

甲群，可能记日(天干)，如+(甲)。

乙群，可能记族(地、国)，如：

𠂔，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小双桥遗址大型陶缸朱书。依殷墟甲骨卜辞“令天”(1 期，《合集》20165)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视为𠂔族(地、国)。

𠂔，陶字符频约 2 次，见于小双桥遗址大型陶缸朱书。依殷墟甲骨卜辞“呼尹”(1 期，《合集》5616)判断，此陶字符或可视为𠂔族(地、国)<sup>③</sup>。

丙群，可能记数，如：

𠂔，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小双桥遗址<sup>④</sup>。依殷墟甲骨卜辞“在八月”(5 期，《合集》37476)判断，此陶字符或可释为八。

另外还有|、|、|、|等。

丁群，可能与祭祀有关。如𠂔。本时段存有燎祭、人葬坑、牲祭坑(牛坑、鹿坑)等与祭祀有关的遗迹。

戊群，可能记地点，如：

𠂔，陶字符频约 1 次，见于小双桥遗址。依殷墟甲骨卜辞有“毛田”(3 期，《合集》28589)，二里岗出土商代甲骨卜辞有“毛”判断，此陶字符或可释为毛田<sup>⑤</sup>。毛田或即毛地的田猎区。

本期出现 4 字联辞<sup>⑥</sup>。

#### 四、人民公园期

本时段郑州商文化主要文化特征同于安阳殷墟文化，两地文化内涵的差异显示商文化中心由郑州商文化遗址转移到安阳殷墟。

公布陶字符(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0.78%)出自位于郑州商城西部的人民公园地层(图一，4)。刻在筒形陶器的外腹或器盖钮上。陶字符频约 2 次(约占郑州商文

表一 郑州商文化各时段重复或逾时段陶字符频率示意

时段 \ 字形	丨		入	+	十	𠂇	∨	∪	川	∩	木	工	N	凶	◇	卅	山	𠂆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人民公园期				1			1																			
白家庄期	6	9	1	4	1	1	4	2	7		1	1	3	3	1	3		1	2				1	2	1	
二里岗上层	6	7	5	6	8	1	5		4	2	1	2	3	1	3	1	2	3	1	2	1					2
南关外期~ 二里岗下层		2	1	4	6	1	3	3	4		1		2	2		1					1	1				
计	12	18	7	15	15	3	13	5	15	2	3	3	8	6	4	5	2	4	3	3	3	3	2			

说明:表中字形仅为示意,数据并非精确,仅供参考。

化可辨期别陶字符总频总数的 0.66%),实际字符频约 2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实际字符频总数的 0.78%),承前重复字符频约 2 次(约占郑州商文化陶字符承前重复字符频总数的 6.1%,约占本时段字符频总数的 100%);公布单字符约 2 种(约占公布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单字符总数的 1.1%),基本字形约 2 种(约占郑州商文化可辨期别陶字符基本单字符总数的 1.3%) 均为承前重复字符。

陶字符多见直线造型。笔画见 2 画、3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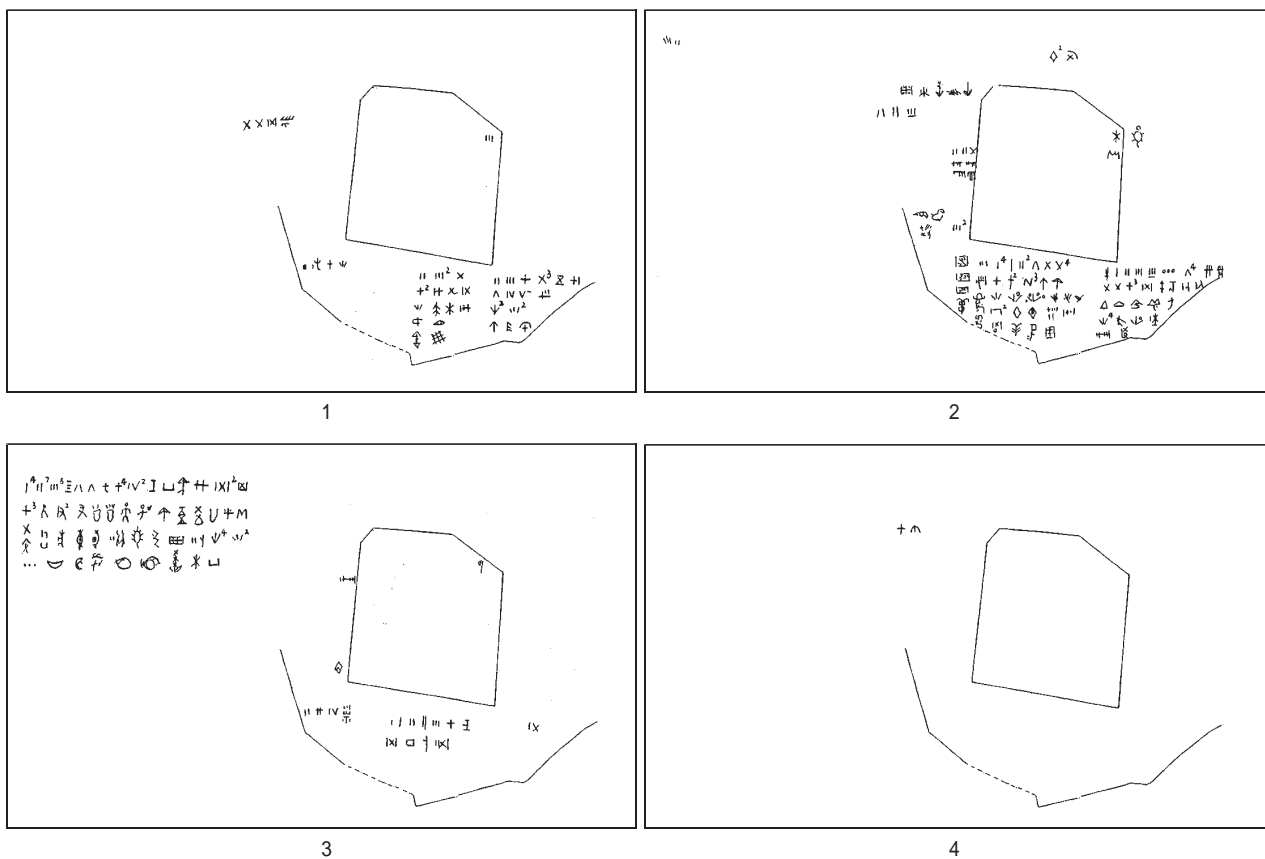
陶字符存有象形特征,如 ∪ 象植物。

蠡测陶字符意,可能记日或记数,如 𠂆。

本时段商文化中心已移至安阳殷墟。殷墟文化字符载体以龟甲、兽骨为主,陶字符虽然存在,但已不居主要地位。

### 五、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对郑州商文化陶字符的量化分析,可以初获如下几点认识:



图一 郑州商文化陶字符分布示意图

1. 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 2. 二里岗上层 3. 白家庄期 4. 人民公园期

学术前沿

表二 郑州商文化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时段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相类陶字符比较示意

二里头文化			+	X	^	↑	↗	↖	✱	∨	⊠	□	∟
南关外期~ 二里岗下层			+	X	^	↑	↗	↖	✱	∨	⊠	□	∟

说明:表中字形仅为示意。

1. 地域 观察早商文化陶字符的分布(据不完全统计,除郑州外还见于河南项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辉县孟庄,山西垣曲、陕西老牛坡等遗址,公布陶字符频率约 22 次,基本字形约 16 种),以具有首都意义的郑州早商文化(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最为集中(约占陶字符基本字形总数的 87%),显示早商文化陶字符使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专用性(表一)。

2. 功用 从陶字符多出现于祭祀场所(如二里岗遗址)和手工业作坊(如南关外遗址)遗址具有特殊意义的遗迹(如水井、冶铜废弃坑、泥料堆积坑、沟、居址等)判断,其功用主要用于生活、手工业生产、祭祀活动中的对于数量、日期、位序、族属、地点等信息的记录。

3. 分界 观察郑州商城陶字符数量、分布、载体与书法特征,显示一些具有分界意义的现象。

数量,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基本字形约 26 种)与二里岗上层(基本字形约 60 种)之间,两者比例约为 1:2.3,显示二里岗上层时段陶字符字形较大幅度增长趋势。白家庄期(基本字形约 61 种)与人民公园期(基本字形约 2 种),两者比例约为 30.5:1,显示人民公园期时段陶字符字形大幅度减少。笔者推测其缘由,前者为商文化渐盛,后者为商文化中心的转移。

分布,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时段陶字符主要分布在郑州商城内(约占各时段字符频总数 99%),白家庄期陶字符以小双桥遗址居多(约占本时段字符频总数基本单字符约 80.4%)。笔者推测其缘由为商文化中心的转移。

载体与书法,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时段陶字符多刻画于大口尊(约占各时段字符频总数不少于 93%),白家庄期陶字符多朱书于陶缸(约占本时段字符频总数 34%)。

4. 交流,郑州商文化南关外期至二里岗下层

26 种基本字形中,约有 13 种(约占本时段基本字形总数的 50%)可与二里头文化相似陶字符相类比(表二),显示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现象。

注释: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以笔者学习所见,20 世纪公布主要材料参见,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可见约 11 个字符,《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 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可见约 20 个字符,《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可见约 18 个字符,科学出版社,1959 年。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可见约 113 个字符,《农业考古》1984 年第 2 期。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可见约 50 个字符,《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以笔者学习所见,20 世纪专论郑州商文化陶字符的研究文章有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以相当篇幅涉及郑州商文化陶字符研究的文章有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农业考古》1984 年第 2 期。一般涉及文章有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 年第 8 期。陈全方:《周原出土陶字符研究》,《文物》1985 年第 3 期。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 年第 3 期。

21 世纪以来,主要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可见约 102 个字符,文物出版社,2001 年。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 年第 5 期,可见约 36 个字符。曹建敦:《郑州小双桥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探略》,《中原文物》2006 年第 4 期。马保春等:《郑州小双桥遗址商代陶符研究》,可见郑州商文化约 53 个字符,《文物》2012 年第 1 期。

综合参考邹衡、安金槐、陈旭等先生有关郑州商文



化分期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安金槐先生计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字符字形相同者73种,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笔者依据公布材料初步统计,在相关材料与研究论著中公布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频约330次,除却重复公布字符频,实际字符频约277次。单字符约180种,除却重复字符,基本字形约107种。统计数据受到字形残缺、笔画不清、图案与图形文字难辨,公布材料同文、同编号,陶字符不同;不同文、同编号,陶字符不同;不同编号,陶字符相同;相同陶字符,标注出土地点不同;或编号有误、地层单位不明、分期不详或矛盾等因素影响,因此文中所列统计数据并非准确,仅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分期或地层单位不详的陶字符(公布字符频约25次、实际字符频约22次、重复字符频约15次,单字符约15种,基本字形约13种)未参与本文分期量化讨论。

20世纪80年代,安金槐先生计二里岗期下层陶字符数量28种,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90年代,裴明相先生认为二里岗期下层陶字符除字道残缺模糊难辨者外,能认识的有十五字,可以归纳为十一个字类,一字可重见两次,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15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有学者曾释为“九”或“十六”,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2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说文解字》三上,十部:“十数具也,一为东西 | 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有学者曾据罗振玉先生的说法释为“七”,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2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⑪ 有学者曾释为“木”(水),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2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⑫ 有学者曾释为“六”,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⑬ 有学者曾认为是两组三道斜线相交的字,实为九个×字,或谓多五之意,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⑭ 有学者曾释为“五”,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⑮ 安金槐先生与裴明相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陶字符

绝大多数属于记数的符号或文字,很大可能与注明陶大口尊容量有关。见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⑯ 有学者释为“二”,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⑰ 有学者曾释为“三”,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⑱ 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祭祀遗迹》,《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

⑲ 20世纪80年代,安金槐先生曾计算二里岗期上层陶字符数量45种,安金槐:《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大口尊用途的探讨》,《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90年代,裴明相先生曾认为能识出的三十五字可归纳为十八个字类,重复刻用,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⑳ 有学者曾释为“十”,见裴明相:《郑州商代陶字符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第22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㉑ 有学者或认为鸟形徽记,见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㉒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15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㉓ 有学者或认为小双桥遗址朱书中存有徽记,见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有学者具体指出天、东、吴、尹等族名,见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探略》,《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㉔ 有学者曾认为小双桥遗址朱书中存有“二”、“三”、“七”等数字,见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有学者曾认为朱书文字与祭祀礼仪有关,极可能是祭祀活动中祭器陈列的位序,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探略》,《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㉕ 有学者或释为“旬”,见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㉖ 如郑州小双桥遗址陶缸95ZXVH43:21,见《文物》2003年第5期第41页图二〇,5。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6日发表《郑州出商代牛肋骨刻辞补识》一文,曾误写小双桥遗址出土陶缸残片上存有9字朱书,应为4字,特此更正。

(责任编辑:周广明)